

作家频道

# 那时的女子

阿占



插图 阿占

手上的长篇，因牵扯到百年地方志，每每让我苦不堪言。我得潜回去，逆着时光前行，八面静寂，老树参天，那些一百多年前的建筑犹如庞然大物，坐卧在一片黢黑中。有些文字要生根，长在叙事里；有些文字要逸出，悬于小说外。必然会写到女子，无数个。女子身上洒满了月亮鳞片，发光并且折光，闪避不开。

这里要说的女子，皆出场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——

咸小芷，城市第一代摄影师的独女。那时她已满十六岁，脸色淡白，浮动着静气。与她沉默的母亲一样，眼泡有点肿，只是她母亲的眼里再无风景了，她还有清水微风。秀发齐耳，浓黑如墨；鼻翼纤巧处，又几至透明。她穿学生裙，二蓝色。

入冬后，换上藏青棉旗袍，是绣了淡黄雏菊的。大寒日，再罩一件藏青棉坎肩，与旗袍同长，并不见臃肿……从一开始，众人就唤她芷姑娘。芷姑娘读完初中，成绩优异，却耽于家境和世道，开始在父亲参股的照相馆帮衬，二十岁死于船难。她短促一生的高光时刻就是嫁给了如意郎君。“喜宴当日，芷姑娘穿红旗袍，红底子夹金，缀着绿和紫的图案，阳光一照，瞬息间披霞带彩。晋之从来见她穿蓝灰两色，这时刻，只觉窈窕通明，楚楚夺目。”

炳爷的二姨太，大青衣。《汾河湾》里的柳迎春，《宝莲灯》里的王桂英，《井台会》里的李三娘，都是她。二太太出场之前，先写了炳爷——星目灼灼，背头乌亮，一派不言自威，天生就是爷的料。黄县帮能雄踞青岛港，纱布业大商号若干，离不开炳爷的远见和卓识。炳爷爱看戏，当时中山路南北不出一里地，有两家大戏院，自然就不缺来闯码头的戏班子。戏班子演的都是时令戏，逢元宵节演《薛刚闹花灯》，二月二龙抬头演《王宝钏》，端午节演《白蛇传》，七月七演牛郎织女《天河配》。当一双水袖甩在心上，荡开的涟漪止也止不住，炳爷只好娶回家。早些年的二太太，好拍扮相照片，从燕京到津门再

到上海滩，相馆的橱窗里，常见其风光。二姨太的性格里有女儿侠气，也有审时度势的精明，还有流于命运的无奈。她卸下青狐大衣，里面是泥金缎的旗袍，人又白皙，俨然如金瓶里的一朵栀子。只是再看细些，花期已近尾声了。

林真，左翼进步女学生，眸子如黑夜里星光，在荒岛书店遇到了初恋，后双双在党的地下工作中牺牲。林真小富人家出身，幼时随母走亲戚，亲戚开书局，是青岛上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规模最大、图书品种最多的一家，林真和表兄弟捉迷藏，躲进了人家的书库，第一次看到那么多书，兴奋极了。玩伴们在外面相互找寻，她一个人在文字丛林中游荡，无意中拿了一本无名氏写的《塔里的女人》，竟看得忘记了时间。也就是从那天起，她爱上了读书，三天两头往亲戚家里钻，有时也借回家看，《三国演义》《水浒》……天生女儿勇敢遇到纸上江湖，最初的人生格调就这样定了下来，为以后的故事线埋下伏笔。

回望女子的故事，其实就是回望历史的温柔片段，她们述说过往，世间的浮沉悲欢，生命的可见与不见，为故事带来幽微的海绵气孔一样的细节——借助这些细节，当时当刻才能最大可能地醒来。

城市秀场

# 十万海鸥闹桥头

孙秉伟

“一湾碧水卷雪浪，十万海鸥闹桥头。”这是一文友在青岛前海栈桥发给我的诗句。一个“闹”字，与“红杏枝头春意闹”中的“闹”字，大有异曲同工之妙，直觉有趣，周日就与老伴急急赶往前海栈桥。

刚到栈桥头，我就被眼前的盛景惊呆。但见400多米的栈桥桥身上站满了乌压压的人。桥头近海水面、东西两侧的金色沙滩、块块深褐色的礁石，都落满了雪白的海鸥。它们或在水面上游动，或蹦跳着嬉闹，或争抢着食物，或梳理着羽毛。突然，有一只惊飞，呼呼啦啦，一群紧相随，在海天之间形成了一团飞舞的白云。成千上万的海鸥或盘旋或冲刺，白花花一片大有遮天蔽日之势。

栈桥上好不热闹。两边护栏都站满了人，我们老两口在人群中挤来挤去，想找个合适的地方。“同是栈桥赏鸥人，相逢何必曾相识”，来自天南地北、操着不同方言的赏鸥人，满面春风，微笑相见。大家的打扮缤纷亮眼，最养眼的是亭亭玉立的两队女孩。这边是白裙、白绒帽、白筒靴，宛如白牡丹。那边是黑裙、黑绒帽、黑筒靴，如同黑牡丹。最靓的是夹在两队之中的一位红衣女，从头到脚一片红彤彤，恰似红玫瑰，构成了一幅服装帽饰美图，赏心悦目。女孩子咯咯笑着，摆着各种姿势或自拍或互拍，争着与海鸥同框。几个儿童在人群里穿梭追赶，乐得蹦高，吓得在桥上吃食的海鸥呼啦啦飞起来，孩子们嗷嗷地喊着，哈哈地笑着，惹得我也开怀大笑起来。

年轻人用力往空中抛撒着小块面包，引得几十只海鸥唰唰地俯冲过来抢食。一个皓齿红唇的女孩，竟然咬着一段油条，仰面朝天，几只海鸥发现了美食，很绅士地排队飞来，盘旋，轻啄，如同蜻蜓点水，啄一口刚飞走，又一只飞来重演。

我抓着小面包块撒在脚下，呼啦啦，一群海鸥停在我的身边，争先恐后大快朵颐，小精灵们通体雪白，油光光的，夹有几根灰色的羽毛，喙红、爪红、尾黑，两只眼睛亮闪闪的，形体呈流线型，漂亮健美，它们带着湿漉漉的潮气、十足灵性、勃勃生气，真像是生动可爱的艺术品啊。

“快，快看！”老伴叫了我一声。只见从桥头上来了人，原来是一支老年女子模特队。老姐妹们白发苍苍，穿着白裤子，每人系着一件红斗篷，这是要来与海鸥媲美吗？她们走起了舞台猫步，引来一片掌声。最有意思的是，她们每人手里拿着一个塑料袋，里面盛放着小面包块儿。领队的喊了一声：“准备，开始！”十几块小面包块儿一起抛向了天空，刹那间，几十只海鸥俯冲下来，精准地叼起食物，吞食，骄傲地飞向天空。众人一起大喊：好，好，真带劲，漂亮！

真想请一位画师来创作一幅绝妙画作。在碧海蓝天，白帆点点，雪浪腾飞，远山含黛的大背景里，寥寥几笔，用小青岛的白塔和金碧辉煌的回澜阁，还有海岸上那掩映在绿树红瓦之中的欧美风格的各色建筑烘托，浓墨重彩描绘出“十万海鸥闹桥头”的这一宏大壮阔的奇观胜景。



生活风景

# 山村化雪迟

薛立全

多年没下一场像样的雪了。今年则不同，立春过后连降三场大雪，让喜欢雪的人过足了瘾。元宵节的白天又飘起纷纷扬扬的雪花，傍晚时分雪越下越大。下雪适合饮酒，遂有了喝酒的心情，晚间伴着窗外的飘雪，与家人围桌而坐，喝得不亦乐乎！

早晨醒来已是九点多钟，打开窗帘暖阳照进房间，把人晒得懒洋洋的，按部就班吃过早饭之后，已接近正午，这时才想起去室外赏雪。身居城市，下雪都有门前三包，不等天亮，积雪就被清扫得干干净净；路上的积雪，有融雪剂的加持，很快不见踪影；街角空地和路边的积雪缘于城市热岛效应融化也很快。在城市赏雪是会有点失望的！

中午过后，想起了老家的小山村，也想起小时候的雪景，何不回老家赏雪去？主意打定，我一个人开车返乡，简单说，我城市的家与老家仅有几座山头相隔，高速公路的出口就开在村头上，车程不足二十分钟。小山村被前后两座山峰夹在中间，四面高、中间低，村子坐落在最低处。开车出了高速，只见村前后两座山头覆盖着皑皑白雪，尽管有布满山岗的松林，远远望去也只是添了些斑斑点点的绿韵，主调是银装素裹，有雪打高山的豪迈。进村的小路完全被积雪掩盖，车走在上面要特别小心，分不清路沿还是水沟，只能凭经验和印象驾驶，车行龟速，好不容易开到了大哥家门前的平台停放。

大哥住在村西头的沟崖上，站在门口仿佛置身雪的世界，远处的梯田被大雪盖得严严实实，呈现出好看的轮廓，直抵山根，阳光反射在雪地上发出晃眼的光芒，要看清原野雪景，必须眯缝起眼睛。进到家门，大嫂正在院子的南墙根翻找冻鸡冻鱼，准备午餐，南墙根的积雪足有半米深，积雪把盛放鸡鸭鱼肉的铁笼完全掩埋，大

嫂扒出它费了很长的工夫，这样的积雪环境着实帮了农夫很大的忙，冰箱装不下的东西，南墙根就是天然的露天大冰箱。

见过大哥大嫂，我迫不及待地要去野外走走，感受小山村的雪景。

村后是步步抬高的麦田，麦田被洁白的雪漫漫覆盖着，分不清边际。走近细看，能看到雪层下面隐隐约约的墨绿色影踪，这种影踪近看有远看无，给人无穷想象。凝望着麦田，仿佛能听到麦苗浅浅酣睡，麦苗在苏醒时分，遇上这场大雪的拥抱，缠绵温暖，麦苗延续着春梦，享受着苏醒前的温柔甜美。

继续往上走就进了山林，树上林下都被积雪覆盖，脚踩在厚厚的积雪上发出“嘎吱嘎吱”的声响，此情此景让我想到了东北的林海雪原。在朝阳山坡的树上，不知名的小鸟在树梢上跳上跳下，有的在追逐嬉戏，有的在梳理羽毛，有的在抖搂翅膀，尽管白雪压枝，但小鸟分明感受到春意，没有隆冬时节的瑟瑟蜷缩，表现出的是欢快明媚、活泼雀跃，小鸟是善于感知季节变换的敏感生灵。

翻过山坡，是一处叫“后洼”的山沟，沟底常年溪流不断，这道山沟的两侧被厚厚的积雪覆盖着，大小不一的石头如奇形怪状的雪蘑菇，很适合拍照取景，沟底的细小溪水流淌出一条蜿蜒的长龙，流水与边缘的白雪亲吻着、拉扯着，有种难分难舍的缠绵，潺潺流水声给白雪覆盖的安静河谷添加着动感，也像是一首大自然奏响的春之序曲。

山村万物都期盼着瑞雪，接受着雪的润泽，雪也好像特别眷顾乡野，总是降得多走得慢，就像是受到乡村的热情挽留，消失的脚步总要慢上几拍。